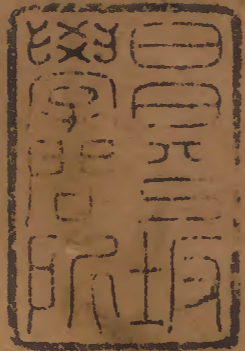


朱子文集

十一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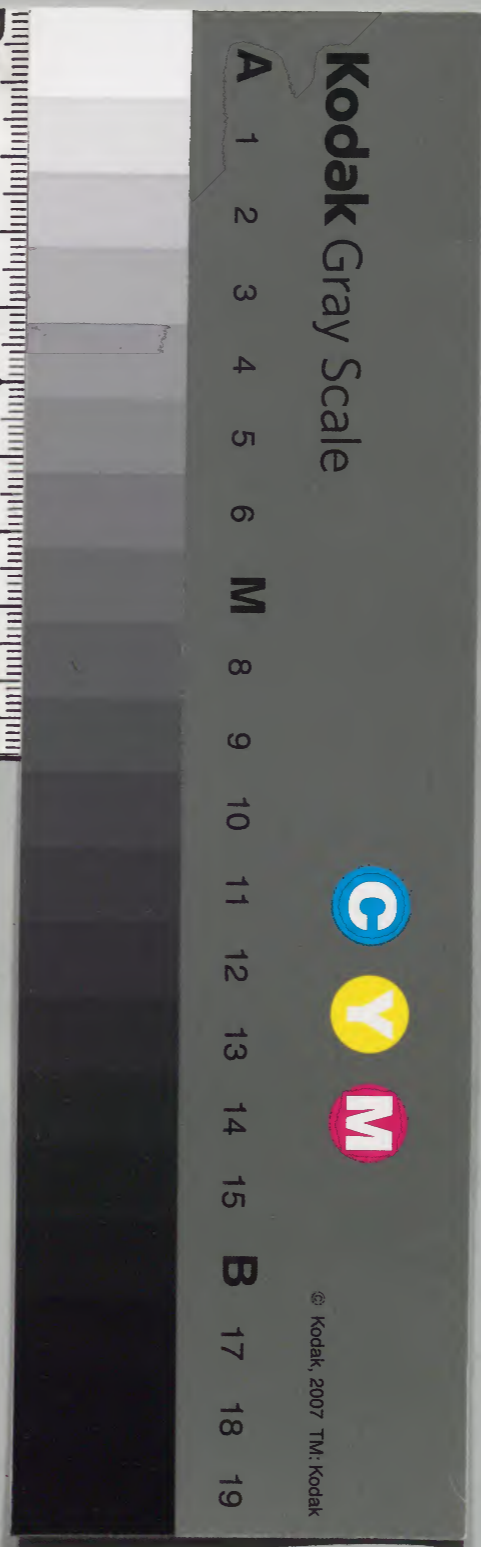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四三九號	類
一〇八函	架
一四二冊	冊

內閣文庫	
九四三九號	漢書
一〇八函	架
一四二冊	冊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05)
函號	299 47



朱子文集卷之十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送李伯諫序

受業諸子仝校

淺草文庫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  
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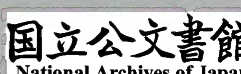
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脩。選用乎上者。  
以科目詞藝為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為足。  
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  
所以為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遊其間者。  
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為事。至於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修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蘄之學吾知其所以爲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爲矣。然伯諫方且欲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爲憂而辱顧於予以爲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遊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閑靜一之中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

諫下問之勤不能默默因叙前說而并書之。祖行之朝奉以爲別。伯諫行乎哉。今而後聞蘄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學而明乎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是則伯諫之德之修之驗也。夫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容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



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旣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

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

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

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劉甥瑾字序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旣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爲玉，而又銜之也。劉氏甥瑾，自其先大父大夫公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人之意，瑾也。勉旃，毋以石爲玉。

而又銜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謝監廟文集序

故監西嶽廟謝君綽中者，建之政和人也。熹先君子太史公尉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間，聞田舍中有誦書聲，屬耳頗異，亟下車入其舍，則一少年書生方對案危坐，吟諷自若。先君子前揖，問讀何書，生起對曰：儀禮也。是時士方專治王氏學，非三經字說日錄老莊之書不讀，而生之業乃如此。先君子固已奇之，引坐與語，酬應敏給，使出其文，詞氣亦不凡。亟問其姓名，則曰：謝姓，譽名綽中字也。先君子大喜，卽與俱歸。日授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業之所未。

至未幾，記誦益廣，文字益工。先君子益歎重之。遂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調主邵武之泰寧簿，歸領祠官。年四十六以卒。先君子蓋深惜之。君性耿介，與世俗多不合，而居家極孝友。旣得官，卽盡以先疇奉其兄娶妻，得田自隨。一旦亦舉而歸之，還自泰寧，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然願就閑秩，以便親養。然君之所以自許與先君子所以期君者，蓋未嘗不以經綸之業爲言也。則其志豈自以爲止於此而已哉。君沒之年，先君子亦棄諸孤。後四十年，而君之子東卿乃以君之遺文一編，過熹於武夷精舍。熹讀其書，得其志，旣歎君之不幸，又念先君子之門人賓客如君者，蓋無



幾人。今亦無復存者。而熹與東卿又皆伉拙不偶。不能有以成其先人之志。相與太息流涕久之。既而東卿請序其文。遂書其本末如此。君平生爲文甚多。東卿未能讀。父書而孤。故其所得止於此。其間又多舛繆脫落。不敢輒改。懼失其真。覽者詳焉可也。淳熙乙巳四月既望。新安朱熹序。

贈周道士序

清江道士周君抱琴來訪。屬余有功衰之戚。不得聽其抑按。然視其貌。接其言。知其所志有深於是者。豈歐陽子所謂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者耶。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君還江西。有問余者。以此示之。淳熙乙巳冬晦翁書。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於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所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  
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  
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  
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  
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  
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  
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  
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  
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

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  
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  
教之之術其次弟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  
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  
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  
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  
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  
之衰聖賢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  
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  
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



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  
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  
其節日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魯氏之傳  
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  
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  
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  
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  
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  
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  
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及復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

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  
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  
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  
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  
固陋采而輯之問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  
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于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  
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  
熹序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

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

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  
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  
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  
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  
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  
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  
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  
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  
書所以提絜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  
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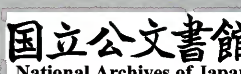
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  
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  
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  
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  
因其說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  
之所輯錄僅出于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  
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  
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  
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濳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議之遑。節概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揆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禮部尚書縉雲清敏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



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澁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乎外。退處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歎。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

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某。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于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贈徐端叔命序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爲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倘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

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耻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天壽固不貳矣必修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紹興壬午十月九日新安仲晦朱熹書

楚辭集註序

右楚詞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曉楚詞太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濶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

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收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

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嘆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子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櫟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

來者之不聞也。嗚呼稀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楚辭後語目錄序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

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楊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浚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恩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楊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



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鼂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旣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擊誦然旣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

朱子文集 卷之十一  
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旣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塾子重。乃於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

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尙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旣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

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歧於高。無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采摭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惟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脉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王梅溪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余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恣。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

如蟻蟲如鬼蜮狐蟲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叅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

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卽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恥爲已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臧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饑渴嗜欲之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朴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

喜爲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  
事取極已意然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  
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  
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出  
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  
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疎暢洞達  
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  
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歛衽心服至於小  
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爲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  
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

毫髮點污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  
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蕃及夔則又  
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蓋  
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  
之矣予昔官中秘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辱公知顧甚厚  
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  
道舊感慨欷歔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囑予序之余蓋  
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旣狀  
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  
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

其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死而  
亾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  
顏納諫為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職。內外交修不遺  
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疆。隱然真  
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亾。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為無憾於  
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  
云。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  
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

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通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  
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  
十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  
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  
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彙  
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書外某甲子。遇  
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  
無事。依舉要。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大書  
以備歲年。非正統者。兩行分注。  
以提要。草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  
例。而善為可法。惡可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  
為戒者。皆特書之也。而詳陳其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  
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

朱子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五

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列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理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

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藁。得四巨篇。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

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臯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



分○子○交○集○卷○之○一○  
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  
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  
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  
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  
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  
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  
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惟○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  
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蒙○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  
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  
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  
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  
父○師○之○傳○者○有○以○識○其○端○云

論語纂訓序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  
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熹外兄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  
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  
爲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十百歲之下而欲明聖  
人之心於數十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  
於衆說殺亂之中以爲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  
謬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爲意微其爲辭約苟不

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况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為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為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

則其所以為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為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為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序

送張仲隆序

士大夫狃於晏安無事而不為經世有用之學者幾年于茲矣屬者天子慨然發憤以恢復土疆報雪讐耻為已任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實材而器使之夙寤晨興當食屢歎於是天下之士祇承德意始復相與剝磨淬厲務精其能以待選擇蓋自廟堂侍從之英下至韋布芻蕘之賤奮然並起求以治軍旅商財利之術自獻者一時爭出頭角

朱子文集卷之十一  
蓋人材之衆多且適于實用未有若今日之盛而國勢之  
重輕強弱視前日亦既有分矣然予竊聞之古聖賢之言  
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固爲是迂濶無  
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于一  
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  
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于天下則自天子以至  
于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  
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  
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亾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  
雖富其民必貧兵雖疆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

顧弗察而已矣吾黨張侯仲隆材氣絕人志節甚偉方舉  
世晏然溺于無事之時其爲有用之學固已久矣及其開  
然競于有事之際則反濺自閉匿若無能者然其試于百  
里則善良懷其愚而姦盜懼其威退而閒處則杜門讀書  
以斟酌世故而親仁尚友以培本根廓廓乎其未嘗有嘆  
老嗟卑之念也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說殆亦樂乎其  
有聞矣今天子聞其爲人且欲召而見之豈徒然者哉行  
矣張侯繼飯白愛平生之學從容爲上一二言之明主且  
恨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云者則庶乎有以慰友朋  
之望矣乾道四年春二月丙申新安朱熹序

程氏遺書後序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而其傳寢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

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悞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

子衡文集卷之十一  
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送黃子衡序

熹生十五年。當紹興之癸亥。始得與子衡遊於潭溪之上。是時子衡生亦十五年。與余同師。相好也。予生後子衡者五月。以故兄事之。自是幾二十年矣。其遊日以久。故其好日以篤。所居又爲東西鄰。弦歌誦說之聲相聞。其間濶不以朝夕見者。非行役在外。則或事之縈係。而不得肆爾。其

餘則是聚而語六經百氏之奧。立身行事之方。與當世之得失。無不講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畫伎藝之工。否者皆其餘也。子衡若以余爲可與語者。予亦賴子衡以自進。故雖間而爲一日之別。未嘗不勤勤然相嚮慕。以別爲可惜也。今子衡一旦自以爲學未足以克其資。去而之三山。從師學焉。曩余與子衡遊。觀其穎利明達。沈酣乎載籍之文。而從事乎道德之實。固已知其中有以大過人者矣。然猶懼其以是而自足也。蓋至乎今日。然後知其中之果有以大過人也。蓋學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未知所以學也。今子衡之行。不

以千里爲遠。不以穎利明達之資爲賢於人。其志豈止優於今之爲士者哉。顧知所以求師而亦素得之矣。則子之所道者亦豈復有他求哉。亦願子衡自今息其所以能而求其所以未學者於師而已。誠能如是言者。則雖睽離之歎有甚於一日之別。而予與子衡不可以介然于懷也。則子之所以與子衡者其亦可知矣。夫子衡之所以責於我者其亦可以無負矣。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從表弟新安朱熹序。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

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  
大抵謹各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  
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  
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  
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  
亦○或○有○小○補○云○

論孟集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  
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  
其溺於卑近者旣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

又支離踏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  
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  
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  
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  
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  
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  
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旣又取夫  
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  
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  
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

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克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識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亦曰大者旣同則其淺深踈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

其源遠末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



朱子文集卷之十一  
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  
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請雖不敢辭至於  
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  
幾焉

朱子文集卷之十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全校

諭諸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  
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  
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  
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  
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  
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  
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

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  
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  
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  
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  
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  
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  
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  
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  
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  
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

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  
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  
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論諸職事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  
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未以防之  
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  
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  
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  
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

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補試榜諭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

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員屬熹典領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讀書之要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于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撥其要而表之于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于彼矣。曰。然則其用力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

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

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于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于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論語課會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焉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自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爲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不以區區薄陋所聞告諸君諸君第

因先儒之說以逆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熹也其有不合熹請得爲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爲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爲不足熹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滄洲精舍論學者

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又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

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韋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已事。却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却全然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湊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

已私意敷演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已真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脚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又諭學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皇極辨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

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春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卽如舊說，始亦無問其它，但卽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渺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

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攷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德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



人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

而不忘。其或不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糞。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弗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

後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

下之人。皆不致徇其已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道。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於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

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淡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虚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淡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固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

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髮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尙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尙存。本文可攷。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

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辨李氏常語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淡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

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焉。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推此觀之。則其所蔽。亦不難辨矣。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于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于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于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

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咏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

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于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尙。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之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于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于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

之不足恃。因是頗斥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浹于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于諛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揆討服行之効。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于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于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

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于其輕重緩急。本未賓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懸而遂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于韓氏。而其曰治出于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于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于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記論性答藁後

此篇雜出問答書中今以附此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累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衆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尚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旣以靜爲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

名爲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卽靜之

謂也。所謂五性卽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答敬父書所謂復艮二卦亦本程子之意而釋之。疑思慮未萌者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予謂此乃易傳所謂無間可容髮一作息處。夫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曰知覺不昧則復矣。此雖未爲有失而詞意有未具。擇之之疑雖過。然其察之亦密矣。又所謂周子主靜之說則中正仁義之動靜有未當其位者。當云以中對正則正爲本。以仁配義則義爲質。乃無病爾。此藁中間亦屢有改定處。今不能復易。因題其後以正其失。壬辰仲秋日書。



白鹿書堂策問

孔子歿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誦說孔子。而獨荀卿。楊雄。王通。韓愈。號為以道鳴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為不在禹下。其歸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為同門。而異戶。或無稱焉。或以為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楊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于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

者。然王蘇本出于歐陽。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于當時。而程氏尤不合于王與蘇也。是其于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不熄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于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楊雄以來。于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為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言之。

記解經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畧釋訓詁名物及文理義。

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淡長矣。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

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

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

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

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開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

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

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

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眾。見呂氏童蒙訓舉進

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

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義錄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

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眾

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

日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羣之姿

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愿得

以為師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常與之語

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迂

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

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擇人元豐八年

材薦數十人以表弟張載暨弟頤為稱首。

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  
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溫公  
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家貧守節言必忠信  
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代之逸  
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  
按胡文定公文集有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純備  
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  
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  
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  
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  
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  
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搏種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  
賢搏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  
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  
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正論所以平治天下  
之道又謂頤以言平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問以  
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  
今古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

之不聰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子十一月丁巳  
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

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

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  
趨名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

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  
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

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除宣  
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用矣

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

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

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  
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以一

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願抱道養  
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浚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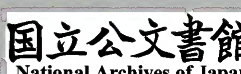
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願。然非為願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願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於是名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為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名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于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至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二道見文集又

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尊居卑。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

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賓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

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概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

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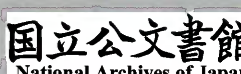


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浸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迨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待。餘日講于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

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於上達。所繫尤大。又講學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數夸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

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竝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

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刑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激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



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

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

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

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

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

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

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

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

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

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

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

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

起于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見語錄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

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

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

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

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

其黨類巧為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中家傳

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

夫子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正言堂

先是時程願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救才下却  
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  
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  
程願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  
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  
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  
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黃革食肉又鮮  
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  
饌然以麤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  
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  
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  
正叔門人朱公掞革街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  
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木  
二蘇疑伊川有九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為某官  
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  
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  
蘇黨蓋不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  
相知耳

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  
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翼日宰臣  
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  
文仲因奏先生汗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  
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問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為五  
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  
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  
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  
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烈且云文仲本以  
伉直稱然恣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  
為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為  
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  
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  
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稀濶之美事而纔及  
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  
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



罔以誤聖聰也。願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闕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願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謂願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願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願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願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願也。臣久欲為願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願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名願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願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

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願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財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而監故願不復得名。

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官勾崇

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

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

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

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

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元錄

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

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

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

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焯淡疑之先

生日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

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

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

此除乃李邦直范夔之意復官依舊致仕疑崇寧二

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

叙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叙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

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

某以邪說誠行惑亂眾聽而尹焯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

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

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

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

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焯張繹尹焯曰先生踐履盡

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

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于學者所記所見

有淺淡故所記有工拙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

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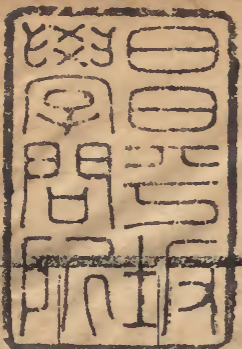
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

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初明道

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

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光揆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于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更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于至誠其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俞畬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日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

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從法當詞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